

剪窗花,过新年

刘小兵

新年到了,家中早已被我整饬得干干净净。望着整洁一新的居室,妻子又买来灯笼和中国结,把家里打扮得喜气洋洋,里里外外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。

忙完这一切,妻子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拍成图片,发到了家属群。母亲看到这些大图小景,很快送了一个大大的点赞。得了母亲的称赞,妻子很是高兴,觉得自己的辛苦没白费。她打量着客厅里大红的灯笼和吉祥的中国结,心里顿时美滋滋的。看着妻子如此高兴,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每到过年,母亲打扫完屋子之后,都会找来红纸,剪些松竹兰荷和牛羊猪狗的图案贴到窗上。当年,心灵手巧的母亲是剪窗花的高手,一张不大的红纸,经她三剪两剪,无论花卉、禽畜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。可惜现在母亲远在乡下,要是跟我住在城里,看见媳妇把家里收拾得如此漂亮,灵感一来,剪些花鸟虫鱼的精美图案贴满小屋,那才真叫文艺范儿呢。

当我把这段温馨的回忆告诉妻子时,一向爱美的她,一下子竟对母亲的窗花生起向往之情来。她鼓动我给母亲打电话,让她重拾当年的技艺,剪几幅红扑扑的窗花,既可自娱,还能美化居室,可谓两全其美。经不住妻子一番劝说,我以免提的方式拨通了母亲电话。岂料母亲一听,连说自己都好多年没再动过剪了,只怕当年的好手艺早就废了。“妈,你能行!”妻子听母亲如此一说,第一时间鼓励她,说她手脚都还灵活,平常不戴眼镜照样能看书看报,就凭这身手,这好眼神,一定能剪出好窗花!“是吗?”母亲经妻子这么一劝,倒有些不好意思了,她答应说:“那就先试试吧。”

第二天,母亲上街买了红纸。吃过晚饭,她按照妻子的要求,点开微信视频,开始在我与妻子的注目下,剪起窗花来。只见母亲拿起剪刀略一沉吟,然后,提剪便在红纸上游走着。工夫不大,一只动态十足的小黑兔,萌态十足,乐滋滋地跳出了她的手心。整个构图简洁大方,立意独特,很契合今年的年味,我和妻子看了都很喜欢。之后,母亲又相继剪了金鸡和玉龙。母亲一边剪,一边告诉我们,新的一年,一切从金鸡报晓开始,祝福我和妻子工作与事业如玉龙腾飞,顺风又顺水。望着母亲手中精美的窗花,听着她诚意满满的热切祝愿,我和妻子心头热乎乎的,情不自禁地隔着小小的手机屏幕,为母亲精美的手工艺鼓起掌来。

母亲看见我和妻子为她叫好,半信半疑地问我们:“剪得好吗?”“当然好!”我和妻子赶忙回应她道。“既然喜欢,那我明天就给你们快递过去。”母亲说完,颇有成就地笑了。望着母亲开心的笑容,我和妻子也露出了会心一笑。一时间,欢声笑语

通过小小的手机荧屏,回荡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。

岁月流走,亲情相随。纵然地老天荒,父母对儿女的挂怀,始终是那么魂牵梦萦。在我的心里,母亲的窗花,就是爱的窗花,也是最美的窗花。我相信,那份自内而外汩汩流淌的温暖,一定会让我家的年味,格外幸福悠长,芬芳甜美。



喜迎新年 盛近 摄

“春临大地百花艳,节至人间万象新。”“新春福旺鸿运开,佳节吉祥如意来。”辞旧迎新之际,一幅幅火红的春联烘托出新年的祥和。无论是宽敞的乡村庭院,还是高耸林立的都市单元,家家户户都会贴好春联迎新年。

春联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仪式,也是孩子们必学的民俗传承。小时候,每年寒假,老师都会布置一项社会实践——收集春联。那时不像现在翻翻手机就能找到一大堆,我和小伙伴们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挨家挨户去抄。

年三十那天,我早早就从床上爬起来,穿戴整齐。母亲看见了惊讶地说:“我家的小懒猫,过新年勤快了!”“妈,我待会儿要去完成一件大事呢!”我故作神秘地答道。在我们那里,有一种说

此心安处,即是新年

韩星星

村庄迎接来游子,新春就吐翠开来。庭院认领回儿女,新年就繁华起来。

回来啦?回来了。

一问一答,问老了长辈,答皱了乡音,也完成身心的认祖归宗。文明的伦理上,村庄是根,城市是枝叶,高千尺,不忘本。乡村的伦理里,老人是根茎,子女是枝叶,父母在,不远游。循着春运的季风,驶向归程的年,不止是时光的落叶归根,还是人性的返璞归真。

村庄里没有身份,只有身世。新年里,没有逸群之才,只有“毛蛋”“毛妮”。

头衔,职务,行不通。刷卡,刷脸,刷不了。你是谁?不重要,村庄只认出处,不认来路。游子亦是客身,不能给自己作证。报上长辈的名字,他们才开始扫码,从你眉宇间识别时光存储的信息——乖乖!不就是谁家的兔崽子吗?长成这人模狗样了!

返一次乡,就是一次自我的溯源和认领。过一回年,就一回自我的重生和认证。

长辈又老一岁,需要不停地念叨,才能记住。晚辈又添一茬了,需要不停地辨认,才能认清。又披坚执锐一年了,需要一次金蝉脱壳,才能褪去傀儡的替身,做回自己。年者,黏也。时光支离破碎,生活四分五裂。于是,年来了,黏合,一统,父析子荷,一脉相承。

妆越画越淡,干脆不装了,素面朝天,一起光屁

看春联,读新年

孙菁美

法,谁家的春联贴得早,新年的福运将会先降临到谁家。因此,我早起除了抄春联,更是为了最早迎接福运。

等我们家的春联贴好,我第一个就抄下来。然后像个检查员一样,从邻居家开始,由近及远,一家挨着一家认真地观察着、抄写着。偶尔碰到主人在门口时,我会乖巧地说上一句:“新年快乐!”热情的主人还会拿出自家做的吃食给我吃。要是遇上正在贴的,我也会帮他们打个下手,甚至讨论一下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。

记得有一家门前贴着一副繁体字对联,可把我难住了。我左看右看,愣是没认出几个字,更别说意思了。就在我准备放弃时,那家的老爷爷推门走了出来,他看见我眉头紧皱的样子,笑着说:“丫头,被难住了吧?别慌,你还小,我可以讲给你听,等你知道了对应的简化字,就没那么难了。”那天,我跟着爷爷学了好些个繁体字的读法,还明白了那副对联所表达的情感。有了爷爷的讲解,我才知道原来简简单单的春联,还有那么深的文化底蕴在里面。

村里转完一圈,我不但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,肚皮也鼓了一圈。回到家,把我的“杰作”展示给家人看,他们纷纷给我竖起了大拇指。“可是,爸爸,为什么还有的人家是贴紫色春联的啊?过年不都应该是红色的吗?”我把最后的疑问抛给了父亲。他摸着我的头说:“不同颜色的春联,也有不同的含义。紫色代表着家中有人过世,贴上这种对联,表示对亲人的怀念。”

儿时抄春联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,可是那些表达着思念亲人,团圆欢乐,祈愿未来,祝福祖国的句子,却一直在我心里涌现出不一样的情感。

春联,是挥洒在笔尖上愈久弥香的年味儿;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艺术瑰宝;是深深浅浅的记忆里热热闹闹的福祉;更是一道道挥之不去的家的背影。

再次站在卖春联的摊位前,我把手里选的成品春联换成了写春联的纸。今年我准备和家人一起写春联,让春联渲染新年,任新年鲜活春联,愿我们所有人都在新的一年里写出更美的人生篇章。

股玩到大,谁还不知道谁!

方言越来越浓,索性不装腔了,一嗓门乡音,耳熟能详,既带劲,又有味。

和发小叙旧,天下英雄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。和朋友扯淡,鸿图霸业谈笑间,不胜人生一场醉。跟孩子吹牛,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。与老人唠嗑,有一声没一声,无声胜有声。

炊烟撑起钓竿,饭香挂上饵,只待那一声绵长的呼唤划破年的涟漪;毛头,来家吃饭。

再要紧的话,也不说了。再重大的事,也不做了。再光鲜的面子,也不要了。再显赫的身份,也摒弃了……你口里应着,急急匆匆往家跑。那声呼唤,让你现出孩子的原形。那缕饭香,让你回到孩提时光。只有村庄,只有新年,才有人这样喊你,你才这样应答。

隐,蔽也,小兒也。兒,人之表象也。小则不可见。生活没掉线,是我们学会了隐身。

小隐于市。在城里,我们蔽蕪于职业,以工作为代号,叫钢筋工、水电工、瓦匠或包工头等,没有名姓,身份不明。这并不妨碍我们茁壮生活,揣着梦,内心宁静致远。大隐于年。回到乡村,蜕掉的名姓物归原主,打包的身份完璧归赵,借着年,我们又把自己拼回去。

风起。雪飞。微笑。梅香。试问乡村应不好?此心安处是过年。自由自在,以人世的心态出世,过年。春节过罢,我们又把自己打包,背井离乡,以出世的态度入世,进城。

要走了……

要走了……

村庄送走游子,春节就遽然落幕了。庭院挥别儿女,春天就零星萌芽了。